

志》、1910年丁福保主编的《中西医学报》及医药学会创办的《医药卫生报》等。^[4]这些医学期刊主要是围绕疾病治疗，介绍专业的医学知识，即所谓“治疗性传播”。如，1907年春在上海创办的《医学世界》，曾连载汪惕予精心编撰的《解剖学生理学译异名同表》，为西医解剖学在我国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启蒙作用，它的阅读对象主要为医生；丁福宝创办的《中西医学报》也是以研究和交流中西医学知识为宗旨，其中仅有一部分内容为通俗医学常识。在这样一个医学信息极为匮乏的时代，上述医学期刊在传播西医药知识、促进国内现代医学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这些报刊都有着很强的专业性，而对日常生活中的健康知识传播不足。正如有研究者指出，辛亥革命前，国内出版的医学刊物仅有十多种，医学科普期刊更为少见。^{[1]〔16〕}也就是说在这些医学期刊中，面向大众，以通俗的文字传播医学知识和公共卫生知识的刊物是非常缺乏的。《卫生白话报》不仅创办年代早，而且恰好是属于被人称为“少见”的“医学科普期刊”中的一种。罗杰斯指出，凡是人类传播的类型涉及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他认为，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并通过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降低疾病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的行为。^[5]《卫生白话报》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它与同时代其他医学期刊显著的区别在于：首先，它明确地将普通大众确定为其传播对象；其次，它用白话的语言将深奥的现代医学知识转化为简明易读的健康知识；第三，它采用“言论批评”等多种传播策略传播“卫生行为”，旨在改变人们落后的生活态度和不良的生活方式，传播的目的是改变人们旧有的不良行为而不仅仅是生产知识。因而与当时以传播医学知识为主的大部分医学期刊有明显区别，可谓中国近代健康传播兴起的标志，是近代健康传播刊物的滥觞。

三、《卫生白话报》的健康传播特征

（一）《卫生白话报》以公众为传播对象，以传播“卫生”为己任

《卫生白话报》第一期就明确地将刊物的传播对象定位为“公众”即普通大众，刊物的主旨是“关于卫生”。第一期登载本社“告白”：“无论公众事情、个人事情，只要是关于卫生的，有下问者，请用白话函达本社，经本社认为于公众有益的就详细奉告”。这一则“告白”明确地体现了《卫生白话报》为公众传播卫生的办刊目的。不仅如此，凡是在《卫生白话报》登载广告，只要广告内容与卫生有关，就可得到格外的优待：“本社为便益公众起见，凡有关于卫生的欲登广告者，将广告费格外酬量”。

《卫生白话报》围绕“卫生”这一核心主题，首先单独设置“卫生”栏目，并对“卫生”这一概念从“防疫”的角度给予了重新解读：“卫生是什么意思呢？保卫生命的意思，是要避开有害健康的事情，又要有抵抗有害健康的障碍，以防患于未然。所以，要想不生病，要想长寿的人，一丝一毫不可以疏忽卫生。”^[6]因此，“卫生”在这里的含义就是“保卫生命的做法”，即它一方面要丢弃那些有害生命的事情和行为，另一方面它又要抵抗有害健康的障碍。为此，《卫生白话报》在1908年的一至四期内容中，集中介绍细菌学、传染病、预防学、卫生习惯等方面的知识。关于医学观念的介绍有“微菌说”、“生产详说”、“传染病略说”、“预防说”、“普通传染病预防法”等5篇文章。关于养成良好健康习惯的有“家庭的卫生”、“社会卫生谈”、“妊娠的卫生”、“喝酒的害处”、“烟草的害处”、“婚姻谈”等6篇文章，而且“喝酒的害处”、“家庭的卫生”、“婚姻谈”、“妊娠的卫生”为连载文章，《卫生》栏目因而占据了“卫生白话报”的主要篇幅。正如有学者指出：“20世纪卫生的含义有所转变，它包括生物医学、公共卫生及个人礼仪。”^[7]《卫生白话报》中“卫生”栏目所涉及的内容也体现了这一特征，《卫生白话报》运用细菌、病毒、卫生、防疫等西医概念代替传统中医的“气”、“血”、“阴阳”、“五行”等概念向普通民众传播关于疾病和健康的科学知识，范围涉及细菌医学、公共卫生学和生活方式疾病等。

同时,《卫生白话报》特别强调“卫生”与“健康”及“寿命”的关系。国人长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对生死有着强烈的天命观思想,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但是《卫生白话报》告诉人们:“年纪大了死的,那是天命,没有法子好想的。(而)有许多因自己或是父母不注意以致身体单薄,生病死的,或者夭折的,这种人很不少,一向都说是天命,不晓得这是因为卫生疏忽的缘故,不是什么天命。”^[6]因此,一定要有保护生命的意识,才能延年益寿。20世纪初的中国,正值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猖狂肆虐之时,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抵御这些凶残的时疫。《普通传染病的预防法》一文为了强调健康对抵御传染病的重要性,特别赋诗一首:“健康呀!健康呀!健康实在是传染病的预防法,/健康实在是长寿的基础,/健康实在是人生一世求名利的根本。”^[8]

(二)《卫生白话报》运用白话化解医学术语,使医学传播通俗易懂

清末,西医医学报刊已大多采用了白话文,但是,许多用白话文叙述的西医报刊仍然充斥着大量让民众看不懂的专业术语。《卫生白话报》中“白话”的特色更多地体现在它以普通民众为对象,用通俗、简明的文字,传播西医的新观念和医学知识。如《传染病略说》一文是这样介绍传染病病原的:“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世界各国的医家平日专心研究的都只是疾病的治疗法,研究病原的很少,若是同一个地方,有许多人同时得了一样病死了,大家称这种病为之瘟疫。它的病原大家也不去研究研究,都说这是天命,是地气,甚至于说,是鬼神的法力。后来医家卫生家稍有进步,才晓得瘟疫是由于各种一定的病毒(Viras)侵入人身体里头就生出病来。”^[9]又如在《微菌说》中介绍细菌的繁殖:“细菌的繁殖有两种,一种是微菌里面生了萌芽,发育到一定的时候,即生出一个微菌来。还有一种是微菌的一部分,先裂开来,成了萌芽,萌芽就变成了微菌。这样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八个变十六个,繁殖得非常之快。”^[9]只要略识文字的人,就能很快明白传染病的起因和细菌繁殖是怎么回事了,这样的知识传播也很容易深入人心。这与当时大多数以针对治疗的医学知识传播的医学期刊有了明显区别,“针对治疗的传播”大多介绍对疾病的治疗方法,以陈述医案为主,传播语言较为专业,传播的对象主要为各类医生,而不是没有医学知识的民众。

(三)《卫生白话报》采用多种传播策略,着力改变人们的愚昧观念和不良生活行为

辛亥革命前的医学报刊,多关注医学知识的传播,报刊内容主要是围绕一些常见病、流行病和传染病,解释这些疾病的病因和治疗方法,专业性较强。《卫生白话报》恰好避开这种专业传播,它从保护生命、预防疾病的视角传播医学知识,尤其侧重纠正日常生活中的愚昧观念和不良生活行为,并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卫生白话报》采用多种传播策略。

策略一:设置系列议题,集中传播医学新观念,促使行为改变。如议题一:破除传统观念,传播正确的医学知识。旧时女孩子最怕两件事,一为少时缠足,另一件事就是为人之妻后生孩子。清末,禁缠足已成为维新变革的社会议题;而对女子生产,许多人仍然认为这是每个女人必过的鬼门关。《生产详说》一文则用清晰的医学知识破除这一传统观念,消除人们对女子妊娠的恐惧:“其实这生产是女人应该有的事情,仿佛那月信一样,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就医学上论起来,是在子宫内的胎儿十分成熟之后,由天然的巧妙机械的作用排出身体之外,并没有什么危险。然而神经过敏的妇人往往自己生产的时候以为我的身子是立在生死的歧路上吓得了不得,心慌意乱。力气也乏了,家族们都皱着眉头仿佛这产妇要快死的样子,这种想头实在是愚昧的很。”^[10]类似这样改变人们愚昧观念的文章,在《卫生白话报》中还有不少,如在《婚姻谈》中告诉人们血族(近亲)通婚的危害。再如议题二:关于控烟和戒酒。《卫生白话报》在第一期的《本社告白》中提出了控烟和戒酒的主题:“本社因现值戒烟时代,特专设戒烟实验谈一门。若有将自身或他人戒烟的实在情形或是用什么法子戒的或是用了许多法子戒不脱的,详细用白话函告本社。”围绕控烟主题,《卫生白话报》第一期至第三期,连续刊载《王太太忍耐勉强的戒烟》一文;第二期登载《薛穆茹君之决心戒烟》一文,刊登《上海将开万国禁

烟会》的新闻；第四期刊登《烟草的害处》一文。围绕“戒酒”，《卫生白话报》的第一期至第三期连续刊登《喝酒的害处》一文。中国人嗜烟爱酒，有悠久的酒文化，而现代医学已经证明烟酒危害健康。《卫生白话报》在我国早期的健康传播中就抓住控烟和戒酒，可谓独具慧眼。

《卫生白话报》还连续载文传播如何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如《卫生白话报》连载日本医生绵贯与三郎撰写的“家庭的卫生”，在讲饮水时谈到：“饮料水在卫生上是一定不可缺的东西，古圣人也说，人民不可一日无水火。夏天炎热的时候，若是不饮水，就容易生热射病，或是全身衰弱。然而若是饮得过多，也不好的。不但多发汗，多小便，并且消化液会稀薄。消化液稀薄，消化也就不良了，就容易生停食下痢胃弱等各种疾病。”^[11]另外，“家庭卫生”一文详细地向民众介绍“寝具、衣物的清洁方法、食品的储存方法”等方面保持卫生的做法，而“社会卫生谈”一文则从“住家问题、乳儿死亡问题、肺结核问题、酒精问题、花柳病问题”等谈在日常生活中应如何保持卫生、防御疾病。

策略二：开辟“小言”栏目，对民众的不健康行为和政府的不作为进行批评，促使人们改变不良习惯。《卫生白话报》在传播科学的医学观念的同时更重视用“批评”的方式向民众传播怎样做才能更“卫生”、更“健康”，它重视“行为”的传播。

我国古代对凡能够传染人的疾病统称为“疫”，古人对疫有一定的认识，如秦汉时人们认为气候不正常是产生传染病的主要原因，宋元医家则有“瘴气说”、“胎毒说”，明代医家则提出“戾气”从口鼻而入人体内致病的观点。然而，这些观点都不能解释传染病的真正原因，特别是对导致传染病的致病原因和传播途径如水污染、接触传染、食品传染及虫媒传染没有明确成系统的解释。^{[4] (80)}同时中国传统医学没有“公共卫生”的概念，在传统中国的行政模式中更是缺少对公共卫生的管理和建制。因此，迄至清末，中国给人留下的总体环境印象是“不卫生”，对此美国传教士E·A·罗斯在《变化中的中国人》中描述到：“城市的街道狭窄、弯曲、凹凸不平、肮脏不堪、臭气熏天。……城市中设有公共用水。在那些位于河边的城市中，未经处理的河水便是居民的公共用水。”^[12]由于缺乏公共环境的卫生治理，痢疾、霍乱、鼠疫、肺结核等传染病成为20世纪初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主要流行病和传染病。

19世纪末，西方病原微生物学传入我国后，人们才最终明了传染病的病因和传播途径，公共环境的卫生治理遂成为现代医学关注的重点。1903年，普澄在《江苏》上发表《卫生学概论》对“卫生”进行分类，并较早地探讨了什么是“公共卫生”：“居今之世，计今之事，卫生学之类，已不可胜数。有关系一人者，有关系于他国者。约而分之，可为二类，曰个人卫生，曰公众卫生。……公众卫生者，言多人公共之卫生也。因其关系之大小，亦分二类，曰团体卫生，曰国家卫生。”^{[12] (4)}公共卫生学的兴起和传播是近代医学的重要成果，也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公共环境卫生的知识传播既体现了清末医学观念的现代化转型，同时也是其作为健康传播刊物的重要标志。在《卫生白话报》中，公共卫生传播是其一个重要的传播主题，在对公共卫生知识的传播中，《卫生白话报》主要指出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不良生活行为，揭示它们与各种疾病传播的关系，警示那些曾被人们视为常态的行为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是必须要纠正的。例如一至四期的“小言”栏目中有这样几则写道：

上海西门外某学堂门首有个卖熟牛肉的摊子，牛肉颜色是黑的，苍蝇飞来飞去，学堂里的人和过往的人，统统买了吃，你想吃了这种东西要不要生病的？

本社记者有天走过英租界浙江路，看见一个卖甘蔗的生了一身大麻风。想他削甘蔗皮的时候，一定会碰着他的皮肤。若是大麻风的微菌，沉在甘蔗上，人若吃了岂不是要传染大麻风的么，所以，爱买水果吃的人要留心留心。

上海西门外斜桥左，近开了一个西园。园内地方宽敞，空气新鲜，不过园门首河这里的水甚不干净，以致园内各处苍蝇甚多，所以平常人看这西园于卫生上是很合宜的。但是，照卫生学家看起来，似乎还有些欠妥贴的地方。望西园主人把河道收拾得干净些。那就这西园可以算

得个卫生花园了。

以上几则“小言”分别以民众日常生活情境为例,生动地呈现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行为往往是导致人们生病的“元凶”。“小言”是《卫生白话报》的言论批评栏目,它以温婉的语言对民众的不良生活行为给予批评或劝导,这些言论既传播了变质的食品、虫蝇、麻风病人、污水是流行性传染病重要传染源的医学知识,也警示了民众对这些行为进行自我纠正的重要性。

《卫生白话报》除了纠正民众的不健康行为,还委婉地批评政府在“公共卫生管理”上的失职,如:

上海城内外小河道的水都很肮脏,冬天还好,年年一交春,就非常臭。夏天格外利害(原文如此,应为“厉害”——引者注)。这都是不拘甚么东西都倒在河里,又不去收拾的缘故。很容易做瘟疫的媒介。于公众卫生上是大有妨害的。现在天气一日比一日热起来了,河里的水也越发来的臭了。望地方官各界工部局长热心善举的绅商,赶紧设法把水道收拾,免得又像往年瘟疫流行,人都死于非命才好。

查各立宪国自治局所办的事情,卫生一节也负责任。现在中国各处则设自治局,卫生一节毫不提起。可见,中国人还不把卫生当作一件要紧的事看待。曷胜浩叹。^①

在20世纪初期的医学报刊中,专门针对民众的不良生活行为和政府对公共环境卫生管理的失职进行批评,是不多见的,在医学传播的报刊中更是独树一帜。《卫生白话报》寓健康传播于“舆论监督”中,提升了健康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策略三:呈现清末国家对大众医疗事业的权力介入,促使民众行为改变。卫生行政是指“保护国民之健康,由政府以社会法令规定一定之制度而进行之”^{[12](45)}。中国古代医政主要是处理宫廷的医疗事务,如医官的选拔、宫廷医疗机构的设置,而对民间诊疗行为基本处于放任状态。19世纪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人类的健康问题不仅是医学问题,而且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晚清末年,清政府学习西方国家的医学管理制度,改革传统,努力加强国家权力对医药卫生的行政建制。《卫生白话报》登载了这样一些新闻:

肃邸打算考试医生

民政部肃邸因为中国医学衰微得很,往往有不通医学的人也挂起牌子来行医,于老百姓的生命上很有害处的。现在打算把京城内外的医生统统考试过。如果真有医学的方才许他行医,不然就不许他行医了。(《卫生白话报》第一期)

卫生队

光绪三十二年,南京设了一个卫生队速成学堂。后为了经费支绌,组织不能够完全。现在总参议舒直夫都统因为卫生队关系重大,提议经费无论如何支绌,这卫生队一定要在秋操前组织完全。(《卫生白话报》第二期)

以上几则信息都摘自《卫生白话报》各期的“国内之部”,它们反映了在西医东渐和戊戌变法后,晚清政府着手改变旧制,突破传统民间医生无统一管理、统一训练的状况,将清末的医事逐步纳入国家医药行政管理之中,包括对从医之人进行严格的专业培训和筛选,以及建立专门的传播现代卫生观念的组织如卫生队,或由国家权力机构如警厅对民众进行健康教育,这表明加强民众的健康教育和卫生知识的普及已成为这一时期的国家意志,并逐步形成一种社会风气,这对国民改变不健康的生活行为具有促进作用。《卫生白话报》在“国内之部”上登载的其他几则消息,也体现了这一特征:

张相拟禁早婚

张相因早婚不但于种族上有疑,且妨男子入大学,而且女子也可以母仪,决议二十四岁为

^① 《卫生白话报》,1-4期“小言”栏目。

婚期。（《卫生白话报》第三期）

学部严禁吸食纸烟

学部最近定章，不过十六岁之童子，不得吸食纸烟，各学堂学生亦不许吸食纸烟。

（《卫生白话报》第三期）

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劝谕卫生

北京外城巡警总厅近出告示，说现在时当夏令，天气炎热，患时症病的很多，这个病根都是过于食凉，种下来的。你想一个人受了暑热，再加冰冷的东西，如生水不洁的水，各种不热的菜品，或已坏的菜品等，……许多冰冷的在肚子里，夜里又当院当街的睡觉，受了风寒，怎么能不发痧子，不受霍乱吐泻呢。……本厅因为卫生起见，特地将道理给你们讲讲，你们都要大家留神，切不可过于贪凉反惹许多危险。须知这个关系很大，务必互相劝诫，保爱身体才是。（《卫生白话报》第二期）

四、结 语

《卫生白话报》是清末为数不多的传播通俗健康和医学知识的报刊。作为早期健康传播媒体，与其同时期的医学刊物相比，《卫生白话报》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首先，《卫生白话报》将传播对象从专业人群转向普通大众，在传播内容上将传播个体治疗知识转为传播通俗卫生健康知识。其次，《卫生白话报》旨在通过传播现代西医学知识改变人们的错误行为，从而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它对健康行为的传播更多于健康知识的传播。第三，《卫生白话报》勇于担当社会卫生环境的舆论监督者，以批评性的语言监视环境，矫正民众错误的生活行为，监督政府在环境卫生工作中的行为，促进官、民对卫生健康的重视。第四，《卫生白话报》体现了传播者的专业性和传播内容通俗化的完美结合。《卫生白话报》虽然是由训练有素的专业医生创办，但它的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可读性强，大众易于接受。上述诸多特征说明《卫生白话报》是一份具有现代性、特色鲜明的健康传播报刊，是近代健康传播在清末兴起的标志，这一健康传播趋势到民国成立后即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

参考文献：

- [1] 陆江，李浴锋．中国健康教育史略 [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9：27.
- [2] 朱德明．民国时期的浙江医药史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6.
- [3] 潘荣华．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 [D]．安徽大学历史系，2010：16.
- [4] 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62.
- [5] 张自力．健康传播学：身与心的交融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2.
- [6] 家庭的卫生 [J]．卫生白话报，1908（1）．
- [7] 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 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 [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5.
- [8] 普通传染病的预防法 [J]．卫生白话报，1908（4）．
- [9] 微菌说 [J]．卫生白话报，1908（1）．
- [10] 生产详说 [J]．卫生白话报，1908（1）．
- [11] 家庭的卫生（续）[J]．卫生白话报，1908（1）．
- [12] 范铁权．近代科学社团与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5.

好莱坞电影的“意识形态流”

——美国内战电影研究对谈录

李 军 王冰雪^①

摘 要：美国内战是美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场战争，令美国国内的政治格局和社会形态发生重大转折。对于好莱坞来说，这段战争史更是极其重要的电影题材，映射出传往世界各地的美国精神和主流文化价值。以此为鉴，本土电影可在深入探析好莱坞内战电影生产模式中反观自身，积极推进本土战争题材电影创作，找寻贴合时代价值、社会需求与中国文化精神的本土模式。

关键词：好莱坞电影；美国内战；意识形态流；电影传播；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J905.712

文献标志码：D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5) 05-0088-08

好莱坞电影多年来不仅是世界电影的“标杆”，伴随全球化浪潮的快速涌现，其影响力更是通过影像作品深入世界各地，导致全球电影风格的“好莱坞化”。正如尹鸿教授所言：“在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的背景下，好莱坞电影对全球电影市场的覆盖，不仅吞噬着其他国家的本土电影工业，而且影响着这些国家的民族想象和文化认同。”^[1]在好莱坞如此强势的传播渗透下，本土影视所触及的本土历史、本土现实以及本土文化价值都成为当前引发关注与思考的核心。

作为好莱坞电影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类型，战争片在百年好莱坞历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一方面通过好莱坞战争片回望历史，提升民族凝聚力；另一方面隐含其中的国家主张、价值观点、意识形态悄然释放，在精彩的故事、紧张的剧情、焦灼的对峙、凛然的情感中涵化电影观众。这既是好莱坞的魅力，更是战争电影较之其他类型电影更为突出的特点与优势。

由此不禁追问，美国历史战争与好莱坞电影之间究竟是如何联通并配合默契的？在好莱坞电影中内战题材影片是如何传播其主流价值观的？又是在多达数百部的同类题材中突破创新，在树立独特影像风格的同时不断展现历史魅力与人文精神？2015年5月，浙江传媒学院戏剧影视研究院与浙江传媒学院博士协会、浙江省传播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浙江省媒体传播优化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举办“好莱坞电影的‘意识形态流’”学术午餐会，特别邀请李军^②教授与各院系专家学者共同展开讨论。

一、美国内战与好莱坞电影

袁靖华^③：感谢各位参加我们的学术午餐会活动。今天的对谈主要围绕好莱坞内战电影研究展开。对于美国内战这段历史时期，在座各位应该都不陌生，但对于美国内战史以及好莱坞内战电影的研究却并非人人深入。

因而此次戏剧影视研究院学术午餐会有幸特别邀请到对于美国内战历史，特别是好莱坞内战电影

① 对谈整理：王冰雪（文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戏剧影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② 李军，男，博士，教授。浙江传媒学院。《自由的新生：美国内战风云录》作者

③ 袁靖华，女，博士，教授。浙江传媒学院戏剧影视研究院。

有着深入研究与丰富成果的李军教授，以及浙江传媒学院各研究领域的优秀学者：方建移教授^①、李涛教授^②、黄敏教授^③、向宇副教授^④、俞洁副教授^⑤共同就好莱坞内战电影进行学术对谈，希望各位今天可以畅所欲言，在影像世界中带领我们回望历史、关照当下。

李军：感谢袁靖华教授的开场引路。我们都知道，美国内战不仅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内战，更是被马克思称为“军事史上绝无仅有的大战争。”围绕这次战争，美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不仅改变了美国国内的政治格局和社会形态，使美国内战具有美国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另一方面，对于好莱坞来说，这段历史也是重要的电影题材，在多年的拍摄实践中呈现出经久不衰的魅力。

方建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历史层面来说，美国内战是具有历史性、进步性以及革新性的重要现代战争，标识着自由解放与新生的革命胜利。但是对于美国内战历史与好莱坞电影之间的发展其实又引出了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在此我想要提出一点，能请李军教授先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美国内战史吗？

李军：其实美国内战有许多名称，常用的至少就有6个，即内战、叛乱战争、脱离战争、南方独立战争、州际战争、兄弟之战。不同的称谓反映了人们对这场战争性质的不同态度。美国内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双方直接卷入士兵超过300万，双方军队一共发生了一万多次战斗，其中比较著名的战斗有二三百次。在4年战争中双方超过100万人受伤，62万名战士失去了生命，相当于美国从独立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的所有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当时美国总人口是3200万，意味着全国每50人中就有一人死亡。^[2]

方建移：具体数据的呈现其实是战争伤痛的另一种体会。对于这样一场战争，这样一段历史，我们都知道它不仅意味着一个时间阶段，一段历史经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场战争，国家、社会、人民都被卷入战争的漩涡，带来了本质性的变化。

李军：对于美国内战的性质，美国民众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战争期间以及战争刚结束，南北两方的态度截然不同，这是很自然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到了电影诞生之时，美国民众中南方人坚持认为自己打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北方的民众也基本认同，“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种心态在当时的美国社会都有，而且当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美国人需要团结，他们需要一种民族的、国家的认同。

袁靖华：对于历史的关注，特别是高度集中、始终聚焦于某一个学术领域、学术问题是需要很大毅力的。现在研究有很多是快、近、急的，而真正沉下来收集资料，在大量的文献、史料、案例耙梳整理中做学问的正在减少，但这往往是学术研究，特别是对于战争史、影像史的关注研究更为重要的。

李军：说到学术聚焦，我个人关注美国内战和内战电影也是一个渐进深入的过程。2002年我在美国访学的时候，有一天在大学图书馆门口的旧书摊上看到一本Bruce Catton的《美国内战史》。之前我对美国内战没有太多注意，买了这本书慢慢去看。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自己对美国内战史越来越感兴趣，就开始有意识地关注美国内战和美国内战电影。不仅阅读大量这方面的书籍，还观摩了很多美国内战电影，算是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李涛：顺着李军教授的话说，我们知道好莱坞电影有百年的历程，在这其中其实我们稍加关注或梳理就会发现，其实美国内战题材的影片不仅数量多而且影片分量都很足。

① 方建移，男，博士，教授。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② 李涛，女，博士后，教授。浙江省传播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③ 黄敏，女，博士，教授。浙江传媒学院话语与传播研究中心。

④ 向宇，男，博士，副教授。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

⑤ 俞洁，女，博士，副教授。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

李军：是的，从默片时代开始至今，美国拍了大约700部以内战为背景的故事片，包括电影、电视。其中默片约500部，有声电影约200部，另外还有260余部新闻电影和数十部电视纪录片。我根据IMDb网站与维基百科等英文网站的材料，做了一个美国内战片目录提要，有点类似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我自己也收集了大约130多部主要电影素材，有声电影这部分几乎都有了解。

向宇：这一点我很认同，在美国，内战一直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好莱坞一直以来拍了非常多的内战电影，最近就有《林肯》、《为奴12年》、《被解放的姜戈》等影片都是反映美国内战的题材，其中《林肯》、《为奴12年》都是近年获得奥斯卡奖的影片，可见这段历史在美国的重要程度。

李军：站在好莱坞内战电影史的角度，我认为讲美国内战电影，一定要讲《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大卫·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是最著名的内战电影。这部电影改编自托马斯·迪克森（Thomas Dixon）的同名小说《同族：三K党的罗曼史》（The Clansman: An Historical Romance of the Ku Klux Klan）。美国内战电影专家布利安·维尔斯（Brian Steel Wills）在《随风而逝的光荣：电影中的美国内战》（Gone With the Glory: The Civil War in Cinema）一书中，选出六部最好的内战片及六部最差的内战片，《一个国家的诞生》均名列第一。

俞洁：我记得法国著名导演和影评人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说过一句名言：“电影始于大卫·格里菲斯。”可见格里菲斯及其影片在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

李军：从商业片角度讲，格里菲斯通过《一个国家的诞生》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票房价值，从而催生现代电影工业的诞生；从艺术片角度讲，这部影片将电影从市井娱乐提升到艺术殿堂；从影响力角度讲，这是一部任何一本《美国电影史》以及《世界电影史》教科书都无法回避的电影。这部影片当时投资了11万美元，格里菲斯倾其所有，之后影片为他赚了几百万，这在当时几乎是天文数字。这部影片一直到1937年《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问世之前都是最赚钱的电影，受到美国观众（除了黑人，包括南方人与北方人）的热烈追捧，说明这部影片很好地体现了当时美国民众对于内战历史的 mainstream。

二、好莱坞电影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流

袁靖华：这里出现了我们今天的一个核心概念 mainstream。好莱坞电影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在学界、业界对于好莱坞电影的讨论与研究特别多的都在关注影片中所蕴含与传播的美国精神和文化价值。这便是一种美国主流价值、意识形态的电影传播与呈现。

李军：是的，袁教授提到了好莱坞电影的意识形态，关于意识形态，ideology，简单地说，就是思想观念的集合。美国人喜欢用 mainstream 来表述，这个词在美国学术界是广泛使用的，反映的就是它的意识形态。现在我们经常用的“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主旋律”等表达就是 mainstream。关于好莱坞电影中的“意识形态”这个命题，有兴趣的人可以看法国人雷吉斯·迪布瓦的《好莱坞电影与意识形态》（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大家注意到这本书是法国人写的，而不是美国人写的。“意识形态”最早就是法国拿破仑时代的托拉西发明的。美国人不喜欢这个词，也很少用这个词，他们觉得这个词太“意识形态”了。所以就用 mainstream 这个更为中性的词，根据《美国传统词典》解释：mainstream 意思就是 the prevailing current of thought，就是主流思想，就是主流意识形态。mainstream 中 stream 是“流”的意思，这让我想到了“意识形态流”这一概念，我是想以一种“好莱坞式”的调侃来指称好莱坞电影中的意识形态内涵。

俞洁：李教授刚提到的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我们看到的许多评论多是集中在电影艺术方面（拍摄手法）的影响，如闪回、特写镜头、交叉剪辑、宏大战争场面等。至于影片为何产生（产生于何种社会背景）、它对后世内战电影有何深刻影响？这些问题很少有人会去追问。

李军：确实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诞生》这部电影是格里菲斯为内战结束 50 年而拍摄的，有点类似于“献礼片”。50 年当中，美国人怎么去看这场战争已经形成了一种主流文化，形成了美国人对于内战的 mainstream。

1865 年内战结束到 1915 年该片问世之间的 50 年里，美国人民的内战历史观从总体上说是“南方压倒北方”。也就是说，失败的南方人一直不停地构建着他们自己的内战历史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包括：第一，战前的“老南方”是自由温馨的家园，南方人正直、淳朴、善良，奴隶主与奴隶和睦相处，到处散发着田园诗般的高贵气息。学者称之为“老南方”的迷思（myth）。第二，南部“脱离”行为并非“叛乱”，而是基于宪法规定的州权自主的合法行动。第三，战争是北方人而非南方人引起的，南方将士的战斗不是为了维护奴隶制，而是为了南方人的自治，为了保家卫国，抗击北方入侵。第四，南方军队英勇奋战，赢得了大多数战斗，只是由于最后寡不敌众，才败给北方。南方人称之为“失去的事业”（the Lost Cause）。第五，在南方人的奋起反抗下（其中武力反抗的主要力量就是三 K 党），南方重建终于在 1876 年（海斯当选总统）结束，南方人赢得了胜利。这些观点亦非毫无根据，但并非历史的真实，所以称之为“迷思”，所谓历史“迷思”就是似是而非的历史观。问题是，到了 20 世纪初，这些内战历史观不但在南方根深蒂固，在北方同样广为流行，成为了美国社会的 mainstream。

袁靖华：《一个国家的诞生》正好就反映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历史观以及当时美国社会的 mainstream。这个 mainstream 是通过南北双方的共同努力基本形成的对美国内战的一种看法。

李军：简单地说，我认为这种 mainstream 的核心就是“和解”，就是“南北和解，国家至上”。当然，光表现“和解”，没有矛盾冲突，无法构成电影的戏剧冲突。所以，格里菲斯还要表现“冲突”，所以他们把黑人作为“敌人”，这也成为《一个国家的诞生》最受人诟病之处。它明显的种族歧视的色彩，令后人将其称为“因其臭名昭著而名垂青史的电影”。

向宇：很多人认为格里菲斯在技术上开辟了一个电影的新时代，大部分技术是从他的影片中出来的。此外，他很大胆。当时很多电影时间都很短，他的这部电影却有三个小时，这在当时是非常冒险的。

李涛：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很鲁莽，但他一举成功了。这些方面都是格里菲斯对内战电影，甚至整个好莱坞电影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是他为何一百年来仍具有如此不可撼动地位的原因。

李军：他对美国内战电影有很多方面的影响，如在内战片的拍摄内容和模式上，他就确定了很多固有的东西。比如“强暴”这个情节的设置。美国很多内战片都有“强暴”的镜头，这是一个隐喻，一个意象。北方人认为，南北战争就是北方人“强暴”南方人。因为在南北战争中，南方人认为，第一，我不想占领你的领土。第二，我也不想当你的总统。第三，我也没什么诉求，就是想蓄奴。因而南方人认为自己是在保家卫国，非常委屈。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格里菲斯是站在南方的立场拍摄《一个国家的诞生》这部影片的，构建了一种美国内战电影的叙事结构，我称之为“C-C 模式”：冲突与和解，即 Confrontation and Conciliation。这种模式直接影响了 100 年美国内战电影的基本主题和叙事结构，成为好莱坞内战片 mainstream 的基调，是主要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通过艺术的方式展现在大量的美国内战电影当中。

袁靖华：冲突与和解。冲突是一部电影起承转合，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而和解又有一种心理映射和主观意识的呈现。

李军：这个冲突与和解主题，包括四个要素。其中第一个要素是：没有坏人。南北冲突双方没有好坏之分——具体来说就是南北双方没有反面角色。

俞洁：但是在多数的中国影视作品中，特别是战争片中“好人”与“坏人”还是非常明确的。而您之前谈到《一个国家的诞生》的诞生时不是说为了电影“冲突”需要设置“敌人”？

李军：是的，关于美国内战片和我们看到的本土战争题材影视作品还存有一些不同。回到美国内战，电影没有坏人，我指的是在美国内战电影中，南北交战双方没有敌我，没有正邪，没有对错，没有是非，他们认为南北战争是一场好人与好人之间的战争——当然，这里的“人”是指“白人”。

黄敏：既然是好人与好人之间的冲突，就注定是一场悲剧，所以很多美国内战片充满了一种悲剧的情怀。

李军：这种悲剧情怀的“教育意义”就是希望今天的美国人不要再像当年电影中的悲剧人物那样相互冲突、自相残杀，应该抛却矛盾，团结一致。这就引出我认为的第二个要素，即：兄弟之战（brother against brother）。在美国内战电影当中，好人与好人打仗还太平淡，不仅是好人与好人，更是兄弟与兄弟之间的战争，这样不但更增添悲剧性，而且正因为是兄弟之战，“相逢一笑泯恩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一个国家的诞生》，这部电影设置了两个家庭，一个南方家庭，一个北方家庭。南方庄园主卡梅隆（Cameron）与北方政治家史东曼（Stoneman），两家原本是朋友，他们的孩子之间也相恋了，结果战争爆发，男性全部去参军，所不得不面对的是兄弟之间最为惨烈的兵戎相见。生活中曾经的朋友、同胞、兄弟、爱人，却是战场上的敌人，格里菲斯就这样开启了一种兄弟之战的电影叙事模式。

俞洁：您说的“兄弟之战”这个模式，国内的一些影视剧也开始尝试。

李军：其实这类情节设置在美国内战电影中非常常见，是非常经典的。如拍摄于1982年的电视连续剧《南北乱世情》（North and South）、拍摄于1993年的《燃烧的土地》（Class of '61）都是同室操戈内战片的典型。《南北乱世情》与《根》、《荆棘鸟》并称为美国电视剧发展史上三大具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作品，拍得十分精致、动人。该剧讲了南卡罗来纳州蒙特庄园的奥里·曼（Orry Main）与宾夕法尼亚州哈泽德铁厂的乔治·哈泽德（George Hazard）之间因为战争爆发而产生的恩怨情仇，而两人却是当年西点军校的同学。这里著名的西点军校，也成为了兄弟之战、同胞之战电影的常见场景。

俞洁：国内有部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也是这样设置的，将故事主人公设置为同在黄埔军校的同学，结果战争爆发，两人成为了对立方。

李军：对，这样的情节设置在美国内战电影中是常常出现的。除了兄弟之战，第三个要素是：南北之爱。所谓南北之爱，就是南北之间爱上对方。南北战争的电影，偏偏要拍南北之爱，这就是美国内战片的 mainstream，当然也是它的艺术魅力所在。

向宇：内战爱情片和我们一般谈论的爱情片情节设置是有不同的。不仅在于电影的叙事背景、故事情节，当人物的情感被放置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与背景时有着完全不同的呈现。

李军：这一点确实如此，作为美国内战电影中的重要情感，我将其中的爱情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同一方男女之间的爱情，如南方和南方之间的爱情，北方和北方之间的爱情，可以称之为“前线与后方之爱”，如《冷山》。这是纯粹的爱情片，一般旨在反映战争的残酷与爱情的伟大。第二种是南方与北方之间的恋情，可以称之为“南北之爱”。如拍摄于1954年的《突袭》（Raid）讲述了一伙南军士兵从战俘营逃出，来到佛蒙特州与加拿大边境的小镇圣阿尔本斯，化装成北军士兵，准备突袭一家银行，为邦联提供资金。当时为首的军官尼尔·本顿在小镇结识了一位北方寡妇凯蒂和她的儿子拉里，两人逐渐建立起了感情，硬汉本顿原本坚强的心被微妙的情感所影响。再如《牡丹花下》（The Beguiled），讲述一名受伤的北军士兵被一所南方女子学校的师生救下，发生了一系列感情故事。第三种不但是“南北之爱”，更是“敌我之爱”。这种男女之恋的难度最大，或者说对编导的挑战最大。不过，如果电影拍得好，教育意义也越大。试想，刻骨仇恨的敌人都可以坠入情网，南方人与北方人之间还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50年代，冷战刚刚开始，为了适应政治气候的需要，团结国内民众，好莱坞拍出了好几部艺术价值上乘的“敌我之爱”内战片。如拍摄于1952年的《重围浴血战》（Hangman's Knot）是一部典型的“敌我之爱”内战片。

向宇：1959年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美国内战电影《魔鬼骑兵团》（The Horse Soldiers）也呈现出您说的这种“敌我之爱”。故事中男女主人公一开始的敌对非常强烈，远远超过了《重围浴血战》和《血战勇士堡》的程度。尽管最后两人之间的爱意表达也没有像这两部电影那么明显，但化敌为友的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李军：看了这部电影，会得出这样一种感觉：原来南方人与北方人之间的仇视与敌意，主要缘于双方没有近距离地相处。因为南方人与北方人都是“高尚善良”的人，只要让他们近距离相处，就像这部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那样，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人魅力就会自然吸引，误解、怨恨就会慢慢消除。总之，南方人与北方人之间的和解一定可以实现。

袁靖华：冲突与和解的 mainstream 再次呈现。

李军：对的。内战爱情片通过彰显人性之美，来宣扬人与人之间的爱情是可以超越政治原则、南北分歧、彼此敌视。人性高于一切！爱情高于一切！在人性与爱情面前，南北之间可以也应该超越是非恩怨，实现彼此和解。这就是好莱坞的魅力，它这种意识形态是用艺术的手法，非常感人地体现出来。

俞洁：这一点对于国内电影也有很大的启示。其实不是说不能凸显“意识形态”，而是如何将其融入电影故事当中，更巧妙地呈现。

李军：除了爱情，对于之前说的“共同的敌人”这一点美国内战电影也设置得非常巧妙。这是 C-C 模式的第四个要素。内战电影有没有反面角色？当然有！没有反面角色怎么构成电影的戏剧冲突呢？没有“坏人”作梗，白人兄弟之间又怎么会打起来呢？20 世纪 40 年代一直到 60 年代，时值二战与冷战的背景，美国人需要凝聚民心、共同对敌。因此，好莱坞拍摄的内战片中出现了一批刻意表现南北双方共同对敌的主题。这些内战片试图表明，在美国内部南北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即使暂时有分歧，一旦面对共同的敌人——包括印第安人、白人中的败类、无良黑人、墨西哥人等，兄弟之间的恩恩怨怨就应该抛到九霄云外，正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好莱坞有意突显“南北和解、共同对敌”这个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法西斯之敌、冷战之敌、恐怖主义之敌、极端主义之敌等，今天的美国人要像先辈一样，捐弃前嫌，一致对外。

袁靖华：您的这个总结很有意思，这里我还是要追问敌人是谁？具体对应的是哪些群体呢？

李军：我把好莱坞内战电影中的“敌人”总结为五类。第一个就是黑人。把黑人当成白人的共同敌人，只有《一个国家的诞生》敢这样做，这也是它备受指责的主要原因。《一个国家的诞生》中的黑人士兵、黑人议员、混血黑人政客都是反面角色。尤其是黑人士兵嘎斯强暴本·卡梅隆的妹妹（最早的版本是强暴，后来在一片抗议声中，格里菲斯改为小姑娘跳崖自杀）。《一个国家的诞生》带来的冲击太大了，以至于后面无人敢再拍这类把黑人设置为绝对的“敌人”的影片。到了三、四十年代，特别是五、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之后，这种明显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电影基本上销声匿迹了。但是，黑人的银幕形象仍然是程式化的，主要有三种角色：性格直爽的嬷嬷（Mammy），二是诚实憨厚的大山姆（Big Sam），三是傻里傻气的小伙子，如《小叛逆》中的傻小子詹姆斯·亨利；或者是傻头傻脑的小姑娘，如《飘》中的小姑娘普利丝，因为撒谎被斯佳丽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内战片中黑人的正面形象一直要到 1989 年的《光荣战役》（Glory）才彻底改变过来。第二个是激进的废奴主义者。由于很多人认为这场战争是没必要打的，认为激进的废奴主义者是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因而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一直是饱受指责的对象，反映激进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的著名内战电影不少，如《圣非小路》、《南北乱世情》等，基本上都形象不佳。而很多美国内战片因为有西部片的成分，所以印第安人成为了第三个“敌人”，基本都是作为反面角色出现的，一直到《与狼共舞》（Dances with Wolves），这部影片颠覆了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

向宇：内战电影中常有这样的场景：南北双方交战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印第安人，这时双方立马握手

言和，因为印第安人是不分南北的，见到白人就杀的。

李军：在当时的好莱坞看来，印第安人是美国白人最佳的共同敌人。1863年12月，林肯总统签署一项特殊法令：任何南军战俘只要愿意到西部协助北军防御印第安人，即可获得释放。当时南北之间已经停止交换战俘，所以战俘营中的俘虏获得自由的唯一方式就是帮助过去的敌人一起打仗——当然是与共同的敌人印第安人打仗。反映南北军人合力对付印第安人的电影很多，主旨大都是“文明的”白人与“愚昧的”印第安人之间的对抗，并且一般以白人获胜告终，体现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白人文化 mainstream。这类内战片的典型套路就是原本极度仇视的北军与南军士兵突然遇到了印第安人，于是立即捐弃前嫌，一致对敌。类似的电影有拍摄于1940年的《维城血战》（Virginia City），拍摄于1951年的《龙城龙将》（Best of the Badmen）、拍摄于1970年的《擒贼擒王》（Rio Lobo）等。

俞洁：《与狼共舞》这部电影就情节设置和故事的推进来看影片本身是颠覆了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这种“固有的”、“僵化的”关系。

李军：1990年拍摄的《与狼共舞》是第一部换一种视角看待印第安人的美国内战片。其实进入80年代之后，银幕上的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有了新的变化，个别另类的白人没有站在白人一边，反而与印第安人“共舞”，反抗不良白人的压迫。该片在1991年获得了包括第63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在内的7座奥斯卡大奖。这说明好莱坞的 mainstream 也在与时俱进。而与上述这些“敌人”都不同的是好莱坞将墨西哥人也设置为“敌人”。

李涛：墨西哥人这个跨出美国范围的群体好像在长久的历史中始终被视为美国的“敌人”或者“对立者”而存在。

李军：好莱坞将墨西哥人视为“敌人”由来已久，美国在19世纪多次与墨西哥处于战争状态，美国与墨西哥的冲突促成南北携手抗敌。拍摄于1965年的《邓迪少校》（Major Dundee）这部电影中，南北军人联手对付的共同敌人先是印第安人，后是墨西哥人。《邓迪少校》是美国好莱坞西部片“血腥暴力派”祖师山姆·毕京柏（Sam Peckinpah）的成名作，被电影学界公认为西方动作片“暴力主义”开端，其最为血腥的场面就是最后那场整整十分钟的生死决战，打斗场面异常惨烈。值得注意的是，在决战中，南军上尉本杰明奋力从法国将军手中夺回美国国旗，不幸中弹牺牲。一名南方叛军为了一面美国国旗，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充分体现了国家至上、南北一家的主题。这些都通过电影非常自然的手法和叙述方式，表达出当时美国社会所需要的主题。

黄敏：从话语的角度来讲，电影不仅仅是传达当时的意识形态，对当时的社会意识还有一种重塑功能。

李军：是这样的，我认为，电影创作的同时也在参与塑造社会意识形态。“同情战败者”和“人性高于是非”在电影中所做的就是这样一个参与、建构的过程。好莱坞电影人很聪明：因为南方是战败方，北方是战胜方，为了安抚失落的心，为了让失败者出一口气，为了争取大多数南方观众的票房，也为了有利于真正的和解，许多美国内战电影更多地表现出对南方人的同情，或者从南方人的视角拍摄电影。就拿《飘》来说，它的成功就在于反映了南方人的立场（多数北方人也能接受），反映了南方的战争苦难与战后崛起的主题。有一幕斯佳丽穿行在火车站台上一大片横七竖八躺着的南军伤兵中间，导演有意让观众的视线从一面高高飘扬的邦联圣安德鲁十字旗帜投向满地躺着的伤兵，激发起观众对南方“失去的事业”（Lost Cause）的同情。

俞洁：1939年《飘》的首映式在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举行，当时场面非常隆重，周围三十英里的旅店全部订满，门票炒高十几倍。有一个学者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美国内战重打一次，南方人赢得了战争，南方人来庆祝他们胜利的这个场面也不会超过1939年《飘》的首映式。”因为南方人一直在心中有一个怨气，影片正好切中了这个。

黄敏：美国内战电影，从话语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很好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过程。它的建构不是为了解释历史，而是为了给当代人一个影响和认识。

李军：是这样的，人性高于是非。对于美国内战我们需要辨别两种是非，一种是这场战争的当年是非，一种是美国的后人看待这场战争的是非。美国人不讲当年的是非，当年的好坏都不论，他们要讲当年战争中的人性光辉，这种光辉是所有白人共同的光辉。但不是说他没有是非，美国有是非，是当代人的是非，是后人看待这场战争的观点，这个观点便是 mainstream。

袁靖华：好莱坞内战片极力反映南方人与北方人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崇尚自由、英勇无畏、正直高贵的精神，充分彰显了美国白人的人性光辉，体现了这个国家不同于一般国家与民族的优秀品格，淋漓尽致地弘扬和体现美国的“核心价值观”（mainstream）。

李军：在人性光芒映照下，早已远去的纷争与所有“是非原则”显得苍白渺小、可有可无、甚至不值一提。如在《南北乱世情》中，不厌其烦地演绎了一次又一次敌友之间的枪下放生，毫无是非原则可言，可是观众看了都深为同情——就像关云长华容道放生曹操成为千年美谈一样。

向宇：好莱坞的主流电影基本就是它的意识形态的表现，我认为它的意识形态第一个就是讲人性，另外一种就是传达一种政治上的如自由、民主、平等，就像您说的这是很鲜明的。

李军：对于好莱坞内战片来说，其实它的意识形态呈现遵循三条准则：第一，要讲当下的 mainstream，不讲当年的是非恩怨。第二，影片中的 mainstream 应该是隐性的，而不是显性的。也就是说，mainstream 原则或曰价值观或曰意识形态，应该像咖啡末一样溶解在水中，而不能像茶叶一样浸泡在水中，尤其不能像袋装红茶那样浮在水面。第三，好莱坞电影中的英雄人物的各种壮举，往往不是受到“崇高理想”的驱动，而是受到个体人性的驱动——如个人复仇、男女私情等。尽管这样的英雄壮举减少了许多“高大全”的色彩，却显得格外自然、人性、亲切，让观众感同身受，易于接纳。

三、好莱坞内战电影传播的参照与思考

方建移：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句话：“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从这句话出来，用于今天我们的影视传播可能可以这样：“所有的历史片都是当代片”。

李军：确实如此，我认为所有的历史片都是当代人（当时的编剧、导演、观众）视角下的历史叙事，体现了当代人对于某段历史的 mainstream。

俞洁：在这些美国内战电影中可以看到美国内战最深层的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可以深入到骨子里面去。每一部电影就像庖丁解牛一样，你看到一部电影会知道它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结构。

袁靖华：说到这个让我想到之前写论文时读到的两本关于好莱坞与“美国梦”研究的书籍。其中谈到“美国梦”是什么？里面有一个是个人奋斗，而就整个社会的层面来看，美国梦最核心的是“兄弟团”。这个“兄弟团”最后所指的就是面对社会没有阶级差别，这是美国梦最核心的社会梦想，看电影就是要给你传达这个东西。好莱坞电影就铸造了这个东西，当我们面对共同的敌人时，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无论南北，无论什么族裔，只要你是美国人我们就要团结对外。好莱坞电影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经营完成了一个“国民教程”。

李军：是的，我们现在的电影应该让电影本身参与、构造我们的社会文化，我们的核心价值。很多中华民族的东西，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东西，需要用电影艺术的规律和手段去提炼，去表述。美国内战片也是这样，它不仅仅反映社会大众的需求，它也有一种提炼，他们的创作者认为是在反映一种真实。

袁靖华：《飘》的作者认为自己是在反映一种真实的南北战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电影工作者的使命感。我们现在较多的是宏大场面的史诗片，缺少对（下转第135页）